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联系我们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史学史研究 >> 中国史学史 >> 正文

今天是： 2009

张桂萍：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上）

热

张桂萍：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上）

[作者：张桂萍 转贴自：《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点击数：199 文章录入：teadmin]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反省和继承。“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1] (p703-704)。这说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继承关系，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构成每一代人由此出发并有所创新的前提。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作为我们史学创新的起点，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还与研究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密切相连。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高潮 [2]。这几次高潮使中国传统史学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对史学传统的研究也因此而起，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吸收西方史学的精髓，造就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史学工作者的要求。本文拟就近50年来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做一梳理，进而就史学传统研究的前景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的基本状况

史学传统是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一部分，近50年来对史学传统的研究是从整理史学遗产的工作开始的，大致经历了：(1)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各学科领域遗产整理工作的逐步展开，史学遗产的整理也开始受到重视。较早提出对史学遗产整理的是白寿彝先生。这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白先生所说，“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不够” [3] (p462)。在这种情况下，白先生在60年代初写了一系列关于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文章，论述了研究史学遗产并且就继承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的这些探讨为后来史学遗产与史学传统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对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白寿彝先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他的很多见解在今天仍有意义的。(2)八九十年代，白先生继续就史学遗产问题发表了“答客问”系列文章，吸引了很多学者对史学传统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要是从继承史学遗产的目的出发，就史学传统的内涵作了多方面的发掘和总结，可以说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3)90年代以来，先前的研究仍在继续展开，一些野史、笔记、文集集中的史学理论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表现出研究者历史视野的拓宽。另一方面，人们结合时代社会的精神需求，对史学传统的研究开始从内容的总结上升到对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的挖掘，对史学传统的内容和现实意义展开讨论，出现了活跃的局面。

人们对史学传统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即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史学传统有哪些具体内容？研究史学传统有什么意义？

（一）史学传统是长期积累形成的

由于我国有持续修史的传统，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受人瞩目的。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史学传统是长期积累形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传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白先生对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一系列论述。白先生认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积累而成的。我国史学名著多是史家长期积累而成，对有家学传统的史家来说著作还是累代结集起来的成果。 [3] (p487-489) 瞿林东也认为：“中国古代有极丰富的史学，它在300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优良传统。” [4] (p8) 他还专门研究了汉唐史学中的家学传统，指出家学传统在史学继承、史家修养和学术风格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加深了我们对史学传统形成原因的认识。还有的学者把史学家与史学传统联系起来，认为史学传统是“在古代史学发展中，经过无数史家的探索、总结、继承、发扬而逐渐形成的。它为民族所共识、为历代史家所弘扬，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色彩和进步的学术风范” [6]。这些认识无疑都强调了历代史家对修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长期坚持著述的治学精神。因此，史学工作者更真切地感受到弘扬史学传统的使命感，而不仅仅把史学传统的形成看成是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因此，

形成过程的认识是我们研究史学传统的前提。

(二)多方面、多层次总结史学传统

由于对史学传统认识的出发点不同,人们总结史学传统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总结了史学传统的

1. 白寿彝先生从我国史学优良传统是史学长期发展积累而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个传统,后来又发展为七个传统。一是在朝代更替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事、做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的借鉴。二是每次大变乱之后,总结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朝建立的借鉴。三是“述往事,思来者”、“神以知来”等是史学传统中的光辉思想。四是博学的传统。五是对历史责任感。六是重视语言,重视文学造诣。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写战争、表世态。七是把撰史作为不朽之业,历尽艰辛[7]

2. 在此基础上,瞿林东围绕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展开论述,进一步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归纳为六个方面: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第二,恢阔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第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第四,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第五,继承和创新的统一。第六,探索理论、讲求文采、重视考据等。[4](p9-29)瞿林东更合些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3. 从时代要求出发,把史学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发掘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如陈其泰的《民族精神》(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瞿林东的《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注:《求是学刊》2001年宗华、姜丽红的《史学传统的人文精神》(注:《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等。这些研究探讨了史学中的人本思维传统、忧患意识传统和史学审美要求传统等。还有的学者则从历史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出发,阐发了历史学精神的客观历史事实的求真精神、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记录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精神、的抑恶扬善精神、与文明共进的时代精神、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精神、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8]可以说,这些研究都自觉地结合时代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从更高意义上挖掘了史学传统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新内涵、新价值,推进统的研究。

4. 从史家修养的角度来研究史学传统。如陶懋炳从器识、学风、文风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在器直书实录,将史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对历史和史学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在学风方面,“经世致用”的学风持有创新,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勤学不辍、虚怀广师;严肃谨慎、精益求精;批评继承、敢于创新;推诚协作、竭力共今、详今略古。在文风上,我国古代史家也有三项优良传统:朴实简明,不尚浮华;寓论于史,不尚空言;不拘成规,勇于创新。[9]陈千均则总结了古代史家在史学思想方面的三项优良传统:开阔的政治视野、朴素的辩证法和反对专制主义。从古代史家治史的道德品质和学术精神出发,提出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一是惟义之求。古代史家追求的“史义”“取鉴资治”、“彰善瘅恶”、“藏往知来”三个方面。二是锲而不舍,即古代史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事业心和锲而神。三是博学强识。古代史家重视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表现在知识方面,他们都注重“穷涉经史”,博览群书,博古能力方面,古代史家不仅注重对史事、史料的鉴别取舍,更注重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撰述能力方面,古对材料的组织编排和文字表达艺术。四是著述成家,即古代史家的革新进取之精神。五是据事直书。六是言必有征。古的搜集和考信,既注重博览群书,引经据典,也注重社会实践。[6]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史学“良史”理论进行结。

5. 从“通史家风”的角度,研究我国通史思想传统和撰述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涉及到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和史学方面。自司马迁著“通史”,提出“通古今之变”、“承敝通变”以来,对“通”的论述就多起来。20世纪以来近现代史史”的追求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通”的含义。因此,近5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也是从史学思想和通史编纂方面学“通”的优良传统。如白寿彝先生的《说“疏通知远”》和《说六通》(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2—58、2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许凌云的《试论“通史家风”》(注:《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施丁的《说“通”》研究》1989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者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发展的角度,把通变思想、通史编纂和通识修养结合起来,了“通史家风”的形成及其所长所在。当然,还有研究者在对具体的通史著作进行研究时也论及对“通史家风”的认识《通志》的史学批评,认为史家具有“通识”就会带来文化的历史观、内容的丰富性和记述的客观性。[11]

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出发,从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上论及史学传统。如张岂之识视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对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作了分析,探讨了忧患意识同古代哲学辩证观的关系,认为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12]冯天瑜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依据,试图论证中华元典重民族崇敬先祖的精神之间的联系,认为人文气息浓厚的“敬祖”观念直接发展成深沉的历史意识,开出持续的“重史”些作者都运用自己良好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修养,从整理史学理论遗产、继承具有鲜明民族特点文化的角度总结史学传学理论范畴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并进一步发掘了它们的内涵。还有人把中西史学相比较,总结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的调融性,二是人文精神的一贯性,三是实用理性的涵摄性,四是历史意识的深远性;认为古代史家的素养值得我们继传统史学方法的提炼是建设新史学方法的依据。[14]并且出现了这方面的专著,如陈其泰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了史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和比较方法。这些研究从更广阔的视角对史学和文化作双向的考察，提高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和优良传统文化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学科或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总体性的宏观拓宽我们的思路。

(三)对研究传统的意义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在60年代总结了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具体更深刻地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可以把历史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3] (p462-465)在此基础上，有的文章认为，研究史学工作者的素质、促进新时期史学的改革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6]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史学传统的考察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有新的创造。史学工作者的创新，要以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遗产为前提。如陈千均认为：“探讨和家优良传统的过程，应当也就是史学工作推陈出新的过程。”[10]瞿林东认为：“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是为了开创历史局；而这种新格局，又是史学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史学工作者把握了这种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就能更好的创新精神。”[15] (p539)这些认识对于我们理解史学传统与当代史学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

尽管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总结了各自对中国史学传统内容的认识，但讨论的热点仍然集中在以下最主要的

(一)求真传统

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地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优秀的历史著作，常被人称为的思想体现在历史编纂上就是直笔传统，体现了史家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实录精神则是人们对史家的崇高评价史家实录的楷模，“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6]（《司马迁传》）。近几十年人们对史学求真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如刘隆有的《秉笔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注：《光明日报》1980年2月5日。）、王天顺的《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注：《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官伟勋的《直笔与曲笔——我们的史学传统》（注：1998年第8期。）、江湄的《“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注：《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史家直笔刍论》（注：《求索》1999年第1期。）、谢贵安的《直笔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注：《学术》第3期。）、刘太祥的《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求真原则》（注：《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等等。这些文章分别从史学和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对史学求真传统作了深入的阐释。当前研究求真传统不仅是要对古代求真观念的特征和规律给以说求真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含义、新任务，真正揭示出其有价值的地方。

- 上一篇文章：周文玖：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 下一篇文章：张桂萍：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下）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

最新5篇热门文章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61]
- 中共为何能在1949获胜:当年美远...[91]
- 访问记：余英时谈好友唐德刚[98]
-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426]
- 唐德刚先生逝世[231]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56]

相 关 文

- 张桂萍：近50年来国内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史学研究网